

退休了,真好

文 / 陆海光

 **老有所乐**

明媚的春光从窗户漫射进来,撒在印有草莓图案的薄被上。一觉睡到自然醒。

我躺在被窝里,温暖地回味着昨天主任在欢送会上富有人情的致词:同志们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,我向你们表示感谢!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!你们在职场上退休了,但在人生的第三阶段,可以把生活过得更丰富更精彩……

我突然有了一种获得“自由解放证书”的感觉:从此可不再匆匆扒两口饭吃几颗养头,风风火火地赶去上班;从此不要再费心动脑周而复始地去干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工作;从此不要再请示报批被限假去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

生活从此可以任性: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每天做营养丰富的早餐善待自己;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常回家看看陪陪孤独的老母亲;可以有整块的时间去从事创作,而不会再被工作剪碎。

一位搞心理学的朋友劝勉我:千万不要再去从事原单位的返聘工作,因为你所处的职场,从你退休之日起,气场将会无声无息地起变化,你的能力再强,建议再前瞻,都会在“今天天气哈哈”中被否认。如果你有精力和时间,宁可让社会来认可你。

曾在一次威海笔会与文汇报一位作家同室居住。闲聊时,他告诉我:年底退休后,准备将四大洲五大洋划分出九个区域,每年去旅行一个区域。

“这倒是个精彩的主意!世界教科文组织把60岁到70岁还划分为青年,趁走得动,还可避开旅游高峰,任意选择你喜欢的出行时间。”

台湾,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过去是个禁区,有一系列悬念吸引着我们:蒋介石是怎样退守台湾的?哪些价值连城的文物被挪到了台湾故宫?去台湾旅游,自然而然地成了我退休后的第一选择。

游完士林夜市、高雄港、垦丁湾,回到上海。一位朋友通知我,说一家大报“挖掘”到了你,请你去做顾问,指导培养一批年轻编辑办周刊。我感到有些突然。

“要天天坐班吗?”我关注是否还能剩一半可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。之前,曾有一家杂志聘我去做主编,月薪也不低,但天天要坐班,最后被我婉拒了。我心想,刚获得的解放,哪能再被工作所套?

与我面谈的是所办周刊的年轻女主编,办事果断漂亮:“以完成任务为目标,需要上几天班,你定。月薪按主编工作的市场价。”我想,与这样的人合作一定愉快。

合同签了两年。每周上班3个半天,月薪不菲。一帮年轻人很尊重地围着你转。这样的气场多舒坦,顿感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我导引着年轻人把新理念融入到老洋房新大厦的版面中去;红红火火地搞了“光影与诗”摄影大赛。

主编还敬重地让我任选时间休年假去国外旅游。于是,我和浓缩了的朋友圈,按既定的计划每年去国外旅行。

我们去北欧参观了人类向往的先进社会模式,去法国回眸巴黎公社的惨烈,去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瞻仰了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文学家艺术家;去新西兰畅游了世界上最纯美的自然环境,呼吸了世界上最纯净的空气……

人到了60岁,应该是个自由之身,应该从一生被套中解脱出来。退休了,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去交换健康和快乐,用欣赏各种文学艺术充实丰富自己的生活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在现场

报社电脑房的张工四月底退休了。张工的大名叫张振平,因为他曾经是电脑房为数不多的大专生,所以大家都叫他“张工”。上至签样老总,下至记者编辑都“张工”长“张工”短地叫了溜顺。叫的时间长了,张振平的原名倒让人淡忘了。张工是个老实人,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,不声不响的。退休前,他一直在等待退休的日子,说是可以享享清福了,满眼流露出全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,感染得众人也都纷纷期待着退休的到来。

不料,前几日的一个周末,张工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电脑房。虽说脸上气色不错,眼神中却没有了过去的那份神采。问及退休后的生活,他连说了几个“不习惯”,已经没有了一个多月前等待退休时的那份喜悦,言谈之间竟平添了几许落寞的神情。

张工是电脑房负责发送稿件的,和我们新闻编辑部打交道最多,十多年来几乎每天接触,算是稔熟的。他掏出一盒“红中华”硬要我抽一支,我大吃一惊:张工过去是不抽烟的,退休了怎么反倒吸起烟来?一问,原来退休之后,

张工,别再抽烟了

张工在家闲着无聊,一觉睡到自然醒,走出家门看到的全是退休老人,说的全是油盐酱醋、养生长寿之类的话题,他竟无法适应,心里一闷便抽起烟来。看来张工得的是“退休综合征”,是个劳碌命,还没有完全适应闲适的退休生活。

张工是20多年前调进晚报的。那个时候进晚报没点门路是不行的,听闻他有个亲戚相当有路子。每当人家议论这样的传闻,他总是嘿嘿一笑,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张工对工作是十分勤快的,每天送改稿、送大样,两腿跑得可欢了。我这个人不大懂电脑,喜欢在稿纸上涂涂改改,叫唤张工的次数也就比别人多。他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问一下“有改稿吗”,有时看我在改,还会静静地等在一旁,从不催促。我是报社内知道张工亲戚“秘密”的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,说真的,在张工身上丝毫看不出“我有路子”的那份张扬。

电脑房懂股票的人不少,张工也可算个好手。别看他平时话语不多,一旦说起K线图、涨跌指数……他就像闷葫芦打开口子,滔滔不绝,说得头头是道。他不但理论上有一套,在实际操

作中也确实有一套,抛进抛出,在股市赚了点钱。能在如今忽熊忽牛的股市中赚到钞票,不管多少,没点真本事是不行的。说到股市赚钱,张工总是自嘲“运气好”。

其实,张工的运气还不是一般的好。这些年来,每逢报社或部门搞年庆节会抽奖送礼,张工可谓鸿运当头每奖必中,中的且都是一、二等的大奖。抽中几百元的交通卡,对张工来说,实在是“湿湿水”的小意思。以至于他最后得了个“电脑房中奖专业户”的美誉。听说张工的爱人早就下岗了,他是家里养家糊口的绝对主力。所以同事们看到张工中奖,只会使劲鼓掌送上祝福,毫无“羡慕嫉妒恨”的神色。

张工退休了,祝福他一定会平稳度过这个不适应阶段。因为他有业余爱好,每天可以有大把时间认真研究股票,还有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儿子(退休前几天,我还看见他和儿子相对而坐,在食堂里吃午饭,儿子和他长得像极了。两人不时低语不时欢笑)。即使烦闷了,还可以回单位这个“老家”来看看,和老朋友们聊聊。只是,烟不要再抽了!

老人老话 (二十三)

文 / 张大成

常常邀家人上馆子,生活在改善;常常请朋友上饭店,肚量比较大。男人最大的潜力,是责任;女人最大的潜能,是爱心。男人大多从失败走向成功;女人大多从胜利走向失败。做人不要选择期待;做事不要选择等待。失意时要为自己反思。得意时要为灵魂沐浴。灯下读书,可以修炼灵魂;月下读书,可以静养心灵。读点书,读点古书,可以应对世界;读点碑,读点古碑,可以了解自我。闲适读书能开悟;开悟读书能识人。生活动力,决定工作态度;生活爱好,决定文化修养。简单生活,是一种美德;简朴品质,是一种道德。人走茶凉,这是事实;人走情凉,这是现实。气量大小,决定气场大小;能量大小,决定朋友大小。运气好,其实就是吃亏多;福报多,其实就是布施多。能忍,一定是看得远;能让,必定是想得开。信念是盏灯,点亮了就是目标;信心是匹马,上马了就有希望。赌气的人,总是失败;争气的人,总会成功。趾高气扬,一定威风扫地;挑拨离间,必定一败涂地。

名人赞母亲

高尔基: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,都来自母亲。罗曼罗兰: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。郑振铎:成功的时候,谁都是朋友。但只有母亲——她是失败时的伴侣。惠特曼: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!他们的心始终一样。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顆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。



青浦练塘陈云故居 (写生) 王世安 (66岁) 作

我的孝道

等母亲下楼

文 / 史恭新

每天的晚饭之后,我都会在楼下等母亲下楼。

母亲大半辈子都是在老家的乡下农村度过的。刚来城里那会儿,母亲一直吵着在城里住不惯,说城里的单元楼房活动空间太小,邻居串门的也不多,总是觉得有些闷得慌。我怕母亲憋出什么病来,就慢慢地让她养成了晚饭后散步的习惯。

起初,母亲对外出散步一点都不感兴趣,总是找各种理由说不想下楼,为了让母亲散心,我就琢磨了一个办法:等母亲下楼。

其实,等母亲下楼,是我根据老年人的性格特点想出来的主意。书上说:“老年人的岁数越大,性格越像小孩子。”于是,每天吃完晚饭之后,我都笑笑地跟母亲说:“妈,该去散步了,我先去楼下等您!”母亲知道我在楼下等她,收拾完家务之后,就每天都会很准时地从楼上慢慢地走下来了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爱热闹,所以,我常常带她到小区附近的广场上去转悠。见广场上有不少的老年人跳广场舞,我就哄母亲说:“妈,你也学着跳广

场舞吧,跳广场舞不但能健身强体,还能结交不少老年朋友!”母亲笑着跟我说:“岁数大了,筋骨都僵硬了,哪还能跳什么广场舞啊?!”

母亲还爱逛市场。超市、夜市上的小地摊母亲都喜欢逛。特别是超市,母亲每天都会让我陪她转上一圈。母亲对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感到好奇,总是摸摸这样、瞅瞅那样,碰到降价的商品,母亲也像是占到了便宜一样,跟着抢购的人群大包小包地猛装。在超市里,我不但是母亲的导购员,还是母亲的贴身“家政服务工”,帮她提提东西,帮她干一些芝麻大的琐碎事儿……

这些年来,散步渐渐地成了母亲最大的生活乐趣,而等母亲下楼则成了我每天的一种生活习惯。

邻居们都说:“老史啊,你妈有你这样的儿子,真是晚年幸福啊!”

听到邻居们的夸奖,我感到自己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。说心里话,这种幸福倒不是因为邻居们的众口称赞,而是已经年近60岁的我,还能有一个老母亲让我如此地孝敬着……